

居
易
堂
集



編三刊叢部四

集堂易居

(87694)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本書實價國幣陸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上海

雲

河南

南

五路

印刷所

商務

上海

印

河南

書

館路

發行所

商務

上海

印

及

書

館埠

居易堂集卷十九

辭

姜吏部如須哀辭

并序

癸巳歲春二月廿有三日庚申姜如須先生以疾卒于吳門之舍館其友徐枋聞訃哭之慟而以越在數十里屏居土室不入城府不得一視殮哈理喪事心慼慼若有所失越十有四日三月癸酉乃服朋友之服復為文而哭之嗚呼人之生死亦大矣哉士君子不幸生當革運之會錯趾屯遭之時苟非懷二心遺君親者未有不以死為歸者也齒劔仰藥懷沙沉淵國亡與亾九死未悔不以皎皎之身而試汶汶之俗

此其最也。剗跡銷光，蓬纍泥蟠，奉身長往，皜然不滓。而一飢不忘君德，行歌慄于痛哭，此又其稱也。昔陶潛浮沉詩酒，優游卒歲，歿于宋文帝元嘉四年。距晉亾已九載，而良史特書為晉徵士。家鉉翁隱居教授，以天年終卒于元大德中。去宋亾幾二十年，而載筆者必褒為宋遺臣跡。二子之所為亦老死牖下已耳。而每與啣鬚結纓赴湯蹈火，聲施竝永，何哉？豈非死有前後節，殊顯晦而原心定論則之，死不渝同歸一，致乎吾今日于姜如須先生見之矣。國破以後，先生棄家奔吳，入林不返。雖身存將母而與死無間，艱難契濶逾涉八年，而乃心本朝，夷險靡二行，當拂亂而

益堅時櫻困阨而逾壯壹鬱侘僚繚悵怫結一見之
于詩歌詞調激揚藻麗橫發而神理沉鬱措思哀痛
論者以爲靈均之怨誹少陵之悲壯先生有焉其立
節既嚴故束物亦峻每以余之屏跡隱身杜門守死
詠歌獎訓往復過從不能已已其或低迴時路亦刺
譏立發客歲有明室遺老廁名故事先生恐其彈冠
脂車有隳素守乃貽詩規諷懇懇千言則先生之心
爲何如哉人徒見其賓從笑歌梧酒畱連以爲若忘
于情者而不知其神傷心摧也夫家寃國恤萃于一
身創鉅痛深并集方寸人非金石亦何以堪故新亭
風景西臺登臨無一非其傷生之具矣今年甫四十

而一病不起嗚呼憂能傷人不復永年信哉余之所
遭與先生有同痛而先生忽然以死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拊事悼心能不摧絕先生為先文靖公禮闈所
得士乙酉之禍先文靖殉節止水門生故吏幾同路
人而先生五年居吳四叩先人之墓每臨殯宮哭泣
甚哀先生豈自以為壽不得長將相從地下耶先生
之太公亦仗節死事罵賊不屈者也則先生父師淵
源積漸有素豈偶然耶范滂將赴死與母訣曰仲博
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子黃泉存亾各得其所
任末奔師喪病革勅其後曰必致我尸於師門死而
有知魂靈不慙若是乎父子師友之間死生之際蓋

凜凜乎難言之今先生潔身固節全而歸之不墮家
聲不愧師傳矣于其生也無間于前人之死則其後
死于今日豈復有貳于畢節當時者哉是先生雖死
而實有不死者存若彼後君遺親生理滅絕雖假視
息而其臭腐固已久矣故曰人之死生亦大矣因揮
涕而為之辭其辭曰

天帝既醉九宇分披金符暗竊玉鉉潛移皇綱解紐
突騎橫馳鳴鴉雲翔鳳凰枳棲祥麟迸野廟登狐狸
于是志士成仁忠臣取義弘演納肝睢陽碎齒汨羅
三閭止水萬里餘亦漆身吞炭剪鬚截指隱身門卒
全節傭伍或託青盲以避時或加白刃而不顧右引

鳩毒左推紱組既無間於純忠又豈殊于九死若乃
蹈江海奔山林變衣冠埋姓名蓋一往而不返亦百
折而不傾仙人隕涕于辭漢處士寓言于避秦汙穢
榮祿糞土簪纓懷瑾握瑜雪白蘭薰寔以礪俗豈曰
偷生吾友姜子寔惟其人原姜之初本自炎帝神皇
發祥綿歷萬禩功熾隆周德昌漢世又千百年吾友
誕嗣嶽降星臨無雙國士結志青雲拜身丹陛年逾
弱冠頓轡皇塗才名蓋代直節不磨五鹿折角九閭
叩呼論事則氣劘諸老說經則席奪羣儒稱詩齊于
十詠獻賦媿于三都方黼黻乎休明豈躡跋于薏虞
天步頓傾皇輿再瀕園陵鞠草社稷為墟公曰惟臣

死節矢志不渝痛惟先臣罵賊捐軀臣有老母臣死
誰依疊山後死職是踟躕于是奉母避世不遑寧居
間關南北載馳載驅既非崔邠之脫帽又非安仁之
板輿家國傷心愴焉以悲世路險仄感感靡之乃至
四鳳異林三荆分株既不同夫伯淮之被亦莫牽夫
仲海之裾爲臣爲子集蓼茹荼凜凜臣躬其敢隕越
憔悴放廢媵修信潔擷衆芳以爲佩指後凋而爲節
世界重昏不見日月君父痛深母兄念切采薇作歌
彼屺時陟方寸幾何堪此崩裂旦復旦兮庶幾生活
昊天夢夢長夜漫漫俛仰山河摧絕心肝賈太傅哭
泣以早死盛孝章憂傷而天年帝構玉樓天降玉棺

哲人萎矣梁木壞焉人百何賸泣涕漣漣秦人歌其
黃鳥蒿里悲其素驂謂天憖遺大濟時艱佐建武之
風猷覩司隸之衣冠豈期碩果遽墜重泉嗚呼哀哉
疇昔之夜惟余心動巨卿死友元伯入夢玄冕垂纓
髣髴長慟感舊則鄰笛懷悲傷逝則人琴抱痛嗟眚
夸之縞衣受唁愧范式之素車奔送嗚呼哀哉惟公
之靈寔明我心八年草土絕跡市城總帷在望若隔
寰瀛憑棺一哭俟之河清于是乃登高丘而延望隰
楚些以招魂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而賢人嗟月犯少
微而隱士卒巷不歌謠行路啜泣况余與公體同休
戚孔李通家雷陳膠漆其為痛悼罔罔靡極攬茹蕙

以掩涕衣裋爲之盡浥命也奈何如茲奄忽死生異路永從此訣嗚呼哀哉

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

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和尚長逝于吳靈巖之大鑒堂其白衣弟子徐枋頓首爲文以哭之曰維竺乾之道東流震旦垂幾千年其間顯晦紛紜亦或隨時隆污雖大道固然未爲全虧然歷數不世出之至人雷轟電掣海涵嶽峙日耀星臨所以震動昌明光大乎佛道者固已悉其神力而要未能一攝其全而釋疑萬古自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儲和尚一出而始能爲佛洗千百年之謗而佛之道始大

全今而後有名世之大儒鉅公者出無不快然知佛之道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何也蓋吾師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昔昌黎廬陵爲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守其城塹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亦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旋乾轉坤寔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鬪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故亦間有一二立說輔教者詎能破曲儒之見而釋萬古之疑乎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之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寔自佛性中出是

使佛之道若日之晦而復明也若月之缺而復圓也
若天地之混沌而復開闢也於戲則吾師之於佛道
世道爲何如而胡不永其年而未七十而遽長逝乎
是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而憑龕一
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
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
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
年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
靡已每言必樂道其二人之盛德惟恐二人之盛德
無聞于後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鬱然至心有非賢
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吾

師嘗言錫類之仁孝為忠本故自為孝經箋說以刻之而復敦請大德居士講說孝經于叢席俾一千五百衲子無不薰染于其中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芘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為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即一嘉惠于枋一人而師之忠與孝全矣於戲吾師之所以嘉惠於枋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之倫常也故于吾師之逝也枋哭之慟一慟而不能起也於戲是豈為我一人痛乎寔為千載痛也吾師之所嘉惠于我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則吾之為千載痛者寧獨非為我一

人痛乎於戲痛哉吾嘗讀史知例以義起如魏書之
有釋老志宋史之有理學傳創也創而得其義爲不
刊矣然千古國史未有列釋門大老者即如寶誌一
行僅僅列于方術傳彼固不能特創一例也若有淡
明春秋之大義得史法者當于故國之史特立一大
人傳以吾師一人竟之創千古之義例開千古之心
胸使天下後世學佛學儒者無不快然知佛道之固
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以吾師之能
以忠孝作佛事也於戲吾意盡矣而吾痛未盡吾痛
未盡再託之辭其辭曰

維釋迦文雅思淵才言如萬華春遍九垓琅函寶笈

雲漢昭回拈華一宗不立文字少室廓然惟第一義
直探心源言爲道蔽不二門中本來一體從古大老
得彼失此於維吾師廣大崔巍心傳諸祖文繼如來
言滿天下爲霆爲雷文峰卓立學海弘開以斯至文
於焉載道觸處敷宣甚深微妙河沙世界罔弗詔告
詔告維何維忠與孝昔我尼父行在孝經百行維先
萬世作程師知其義孜孜是勤叢林標榜塵刹儀刑
移孝爲忠寔惟一致志在春秋天經地義孑然孤撐
以支天墜片言不磨以醒帝醉長夜一燈狂瀾一柱
維師之道寔範吾儒君臣父子大義克扶彼儒詆佛
非迂則愚內聖外王徒爲區區佛無不該奚止合符

吾師之生為佛洗謗西竺東魯汝和予唱無忝徽音
克明師匠昌黎廬陵師扼其吭而今而後萬古是諒
師之出也如日中天無幽不燭萬彙昭然三代禮樂
盡在是焉以茲慧命覆此大千胡為長逝而不永年
吾師之逝山頽木折天上靈巖摧其截竅大地啣悲
諸天慟絕日霾無光衆星隕越羣生安仰怙恃斯奪
如風斯號如雨斯泣如聞遺欬如覩慈容獅絃失響
猊座長空嘹嘹哀梵漠漠悲風含悽道慘夕磬晨鐘
吾之痛師無可告語激楚激楚辭纏綿怨悱魂逝腸迴
言無綸緒屈宋大招惟心痛只曾吟恒悲莫知所指
於戲我心云何不爾吾痛無盡以告終古

李侍御灌谿先生哀辭 并序

天誕偉人必使之被顯名躋大年非以厚其人所以厚天下也非以厚一時之天下所以培民彝於無已也故其人嘗巋然獨峙以繫天下之望天下亦羣焉仰之其人而存固無所為屑屑於天下也然信史書之千秋頌之即以存故國之風為狂瀾之砥而隱然寄綱常之重焉昔宋室既亾故相家鉉翁隱居教授不涉世事又十九年而逝而史稱為宋遺臣嗚呼自昔適丁革運之會守身異代之後未有如此之貞確久長而不渝者設歷年更久守身益固年考益高而儼然不滓聿稱完人則其人之存亾不更重於往哲

乎吾故于前侍御灌谿李先生之沒而俯仰歎悼爲
史冊之所希有也先生年二十餘薦登上第早膺民
社之寄即著廉吏循吏之稱考績入最官爲御史觸
邪指佞奮不顧身有破柱折檻之風及忤時在貶奉
身里居仰事太翁色養備至不言躬行有舞裯洗裙
之孝昔人稱李景讓孝于家忠于國者先生真不墮
其家聲矣迨邁世變先生潛節固守確乎不拔自鼎
革時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
守益固節益高三十餘年有如一日因廻環先生一
生之著績或出或處無時無事不合於道此天下知
與不知無不痛先生之歿咨嗟涕洟謂天下之不可

以無先生也此吾之所以爲天下痛先生也至我一人之私則更有無已之悲焉先生爲先文靖公總角交少同硯席壯則同朝晚同里居文章事業激揚砥礪迨先文靖畢節止水先生爲後死存其孤而恤其後藏之中心未易一二言嘗會葬先公先生悲不能自勝見者皆爲流涕又以不肖之息影土室也先生紬父執之分忘達尊之年時操小舫酒尊襍被顧我於空山荒野之間又必偕吾師鄭桐菴先生及一二方外同心之友晨夕談笑流連信宿必極意而後返而歷歲無倦焉則其氣誼爲何如者去年臘月先生于風雪中獨過草堂劇談移晷聰明步履有同壯夫

余竊慶幸先生之壽未艾胡期今之遽爾長往也嗚呼先生往矣典型淪喪木壞山頽即微知己之感世誼之感而有餘痛而况如不肖者宜乎旬月以來淚如縻而心如搗也更有痛者土室中人不出戶庭人間世事一概廢絕致不能一弔先生之喪一臨先生之穴今將就窆而我心缺然則我無已之悲其有以自解乎嗚呼創臆填膺無所抒寫聊漱楚些以志吾哀其辭曰

偉人之生寔維嶽降元精亶儲鍾祥休鬯胚胎前光卿長無讓早綰炎符清風遠颺履職臺端霜威恍恍國步未傾皇猷克壯中外經綸為時哲匠胡遽滄桑

旋隱園巷一砥歸然百川爲障令聞風馳逸情雲上
八十之年受天之貺江左夷吾渭濱公望維公之歿
靈光既傾大星宵隕赫曦晝暝未期旦旦遽即冥冥
民之無祿喪此典型遠近痛悼追維德馨巷不杵相
孺亦涕零維公之年胡不百齡載綏視履以躋澄清
公今往矣如彼蒼生我儻大招告公之靈嗚呼我公
維余父執元禮龍門童年早及函丈周旋孝穆殊特
夙昔褒稱聲名題拂我當孤露公寔覆翼感知懷舊
填膺創臆屠維協洽暮商無射維此歲月我公隕歿
俯仰銜悲維余啜泣嗚呼哀哉公稱肥道聿號癯仙
山林無悶逍遙引年豈期一旦哲人萎焉嗚呼哀哉

精靈彷彿乘雲騎箕上下星河經帶寰區公雖往矣
亘古終譽我今安仰矯首東維夏屋之封婁江之墟
千秋一宿永夜安居

老友蒼眉張君哀辭

并序

歲甲寅十月壬辰老友蒼眉長逝訃聞徐子傷悼之
至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嗚呼乙未歲冬始識蒼眉
于今二十年俛仰二十年間蒼眉之翊我憂患慰我
窮愁未易一二言其所以解紛禦侮爲之惟恐不力
趨之惟恐或後若饑渴之切身若嗜欲之不可解于
心也則于其死也吾能無悲乎第其死時不能與之
一訣其殯時不能視其飾哈吾又何以爲心也耶是

宜乎其死後三四十日而余猶戚戚若有所失也嗚呼吾見其一棺戢身蕭然無餘有足悲者夫復何言幸有其友惠君孟仁篤古人之誼其所以周旋其身後與蒼睂存時無異而且力索余一言以哭蒼睂嗚呼蒼睂可以瞑矣蒼睂平時嘗語余曰某間閭窮叟自與草木同腐所幸者一生得識徐孝廉而吾友惠君可屬肝膈耳今于其死後而惠君諄諄乞余言甚急若非此則無以慰蒼睂于地下者余甚愧之而亦可以見蒼睂之知人矣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惠君知蒼睂之心而能必慰之于其身後此余之所謂古人也余既悲蒼睂之忽然長逝而又重惠君之諄

諄無已因揮涕而為之辭辭曰

造化茫茫萬物逆旅死何以悲生何以喜譬如晝夜
事有必爾倏而扶桑忽焉濛汜人生百年有如此矣
嗚呼張君號曰蒼眉年躋七十壽稱古稀晚慕禪悅
脫然去來生無所累死又何懷余之悼君余心自悲
惟君於我急病讓夷余昔盛時交滿天下接蓋扶輪
執轡命駕陵谷滄桑掉臂交詫翻覆雲雨欺給變詐
獨有蒼眉交憂患時視我采薇若已有饑視我葛屨
若身無衣我有外侮以身禦之大憇含沙嚴辭往諭
巨浸稽天漏舟徑濟衛我種種靡他自矢君之衛我
人所莫喻有時載酒慰我牢愁抗聲高歌浮白相酬

諧笑雜啗以解我憂我嘗疾病君求醫藥當我沉綿
君心煎灼必我霍然君始大噓我當行遊竄跡僧寮
君常伴我慰我寂寥寒飈淅淅夜雨瀟瀟或時奔走
雪咽風饕蓬窗暑夜芒屨霜朝如是廿年靡所不歷
心同憂喜有如一日猶記昨歲君忽遘疾我來視君
贈君藥石君疾有瘳謂君再生君必長壽以幾令辰
庶幾報稱以展我心我聞古人無德不報一飭必酬
我心是效况于廿載憂患殷勤我心如結欲効無因
豈期一旦遽赴冥冥病不我招訣不我聞迨造君廬
桐棺是陳嗚呼哀哉我何為情君每見我笑言稠密
問訊勞苦覩縷休戚胡我此來惟我啜泣我言莫應

我嗟何及幸有惠君撫君遺蹟邀余一言慰君窀穸
嗚呼哀哉死而有知寔聞我言兼聽我辭我儼楚些
魂兮何之君嘗屬我為君立傳誓必為君重開生面
託之貞珉千古無眩君必聞之斯言若券含笑九京
我言是頌

贊

莊子贊

黜聰墮明爰葆其真釋仁去義性乃無敝吾知之矣
真性若水五味既調厥水乃滑惟其甘旨旋亦腐穢
若彼湛然亘古無愆惟葆我真物莫得櫻惟淨我性
物莫能競吾全其我無可不可止若乘空行若御風

睥睨揶揄吾無隱乎忽為大鵬翼垂天雲水擊風負
能小天下忽為蝴蝶輕舉一葉彼栩栩者我夢覺也
大而能化審乎無假擴而能收與造物遊今我擬之
伊誰似之莊生莊生其人其人

漢壽亭侯贊

髯之逸羣有國士風風霆前驅日月在躬威震華夏
千古為雄奚止氣吞乎當塗而勢壓夫江東嗚呼前
有納肝同公不二心之極致後有碎齒繼公不兩立
之純忠而皆未能如公有以褫敵國之魄而摧奸雄
之鋒嗚呼我公此所以為千古人臣之宗

觀音大士十贊

一 一大士趺坐蓮花上
手執如意身微俯者

極樂國土乃有大士塵沙刹界功德無二說法現身
微言妙諦度彼衆生維我如意

二 一大士坐蓮花瓣上
漉風而行悠然中流

我坐蓮瓣是般若船泛香水海三千大千援天下溺
如已溺焉舍身徇物以大悲故

三 一大士素衣獨行淨瓶楊
枝花趺草茵一無所有

空諸所有獨步無上現種種身是為人相妙鬘垂纓
是為我相大慈大悲諸相非相

四 一大士擁膝坐蒲團上首
微頰前一淨瓶插楊枝

擁膝而坐儼若有思思濟羣生是曰大慈慈容端好

珂眉寶目三千大千在我化育伊維慈母亦太導師
嬰乳蒙求視此楊枝

五 一大士坐草茵上一手搯地
一手垂膝首微側頰似微笑

音亦可觀寂亦可聞茲默然者如海潮音吾一叩之
開言含笑說無可說道無可道

六 一大士立蓮花瓣上浮大海中風
濤拍天大士低眉俯視安隱自在

為乘戒舟為鼓慈棹風波稽天如履坦道風自何發
波自何興我心既定風波永寧誕先登岸度彼迷津

七 一大士現童子相一手輪珠
箕踞坐草上頰顧一瓶一鉢

現身維何為默為說身外何有一瓶一鉢解我瓔珞
為此記珠行遊娑婆念茲在茲

八 一大士聳身危
坐已品蓮上

辟支聲聞梵王帝釋惟此一
心紛紛籍籍千手千眼
亦惟一心還歸本來曰是
普門諦觀大士面目誰真

九 一大士手執淨瓶以楊枝
灑之雙足踏寶蓮華而行

澍我軍持八功德水承我雙
趺寶華香藥以此恩波
普濟萬彙以此芳躅納民
於軌我有大願此水此華
芬芳潤澤永永無涯

十 一大士閉目欽手結跏安坐一磐石
上四面雲氣圍繞身頂皆見圓相

慈意妙雲悲心慧日雲蔭
大千日焰無極宴然瞑坐
周恒沙國惟此大定浩劫
瞬息惟此幻身壽逾磐石

移居十景圖贊 余山居屢遷因集古人移居十事皆讀書隱居
者以自况因作移居十圖而各系以贊凡十首

霸陵山

漢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始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欲女之謝不娶娶孟氏女光光歸鴻七日盡釋齋裝椎髻布裙操作而前鴻喜曰真吾配也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

伯鸞清高爰求賢匹裘葛俱隱節尚悉敵彈琴著書夫耕婦織共入霸陵樂是潛德

上黨

魏鉅鹿張旉字子明養志不仕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以高隱終

年一百五歲

咄哉子明永臥園丘不事天子不友諸侯移居避世
百歲何求

方城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學業優博詞藻溫麗
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文史溢於機篋
常徙居載書三十乘

茂先博物賜麟角筆書三十乘博物是出以是為遷
非徒壁立

桐廬

宋戴勃譙郡人晉處士安之子也與弟顥並隱遜不

汙修父業安授以琴勃顓各造新弄數部以彈焉以
桐廬多名山兄弟往遊遂畱居之

勃顓竝隱克脩父業新聲十弄彈琴一闋往遊桐廬
山雲自悅兄弟畱居與塵中絕

衡山

宋劉凝之支江人也少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為人推
家財與兄子及弟娶妻梁氏女遺送豐盛畢散之親
族夫婦率安儉苦築室于野非其力不食後攜妻入
衡山絕嶺結小廬居之采藥服食焉

落落劉生尚友真隱攜室入山結廬絕嶺俯視寰區
茫茫悠永

會稽南山

宋朱百年會稽山陰人攜妻孔入南山而居以樵箬
爲業每得樵輒束置道旁爲人所取去輒復置久之
須者隨所直多少畱錢歸之

轉居南山樵不取錢道頭樵者伊朱百年

積金澗

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多異操及長身
有奇表齊高爲相引爲諸王侍讀奉朝請閉影不外
交惟披閱爲務永明中脫朝衣掛神武門而去止句
容之句曲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晚移積
金東澗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聞其響欣然爲樂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仙人通明掛冠神武華陽隱居丹砂自煮三朝盛名
與泉石伍移居東澗松風長午

北渚

唐王績字無功

人也性簡傲棄官不仕沈于酒

退耕東臯即以自號時絳州仲長子光無妻子結廬
北渚績愛其真淡徒與居時對酌甚歡子光未嘗與
交語績有田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鴨藝藥草自供以
周易老莊置牀頭時讀之

彼王無功棄官不仕五斗亦醉號東臯子仲長天隱
塊然無侶維德不孤績來北渚田十六頃歲惟種黍

對酌甚歡不一交語

箕山

唐田游巖將母妻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山居自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詣焉問之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泉石膏肓煙霞錮疾不佳也

泉石膏肓煙霞錮疾許由有鄰游巖築室

岐亭

宋陳慥字季常
人工部郎希亮子也少使酒好劍輕財為俠與蘇軾游軾大奇之壯折節讀書不遇棄田宅隱於光黃間岐亭菴棲焉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自得人莫之識也見其帽似方屋而高曰

此豈古方山冠乎因謂之方山子軾謫黃過岐亭識
之人始知為慥云

季長好俠折節盛年棄家埋名遜光黃間往來山中
人號方山不過大蘇姓字不傳

宗子炯太君王氏遺像贊

并序

形管所稱青簡所載中閨名彥邦媛芳規尚矣然盛
女德者或未聞其婦則著婦道者或未覩其母儀此
固至行之難兼寔亦全人之希邁所以絳紗之幔止
載傳經黃絹之辭僅稱孝女萊妻暨乎鴻匹而慈訓
未及寧馨七誠等於三遷而令模不推中饋雖千古
為烈惟一節可稱况義備三從德兼四行者乎拜瞻

圖像用贊蕪辭辭曰

生稱女表沒號禮宗爰託豪素著其徽容庶幾髣髴
亮節端蹤堂前垂美孝里遺風尚論孝行若叔先雄
為嬭為母斷織丸熊玉成令器聿為人龍女誠懿德
萃美厥躬挹彼風烈昭我管彤

鄭青山泛舟小像贊

并序

余少讀范宣城書覽逸民獨行諸行事未嘗不致慨
于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及與吾友鄭子青山定交見
其事親孝交友信敬身嚴始憬然而歎此即古獨行
之流歟客曰志捍金石意嚴冬霜斯獨行之所繇名
也鄭子其何居焉噫世當輓季江河未流士鮮惇茂

之行家無世守之學且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傑出內行淳修庸德寔爲奇節矣是以論其世也鄭
子年躋強仕而孝事尊君有嬰兒之色居恒極甘旨
潔滌灑志養兼脩惟恐不及余固獲交紀羣間尊君
嘗語余曰余少未克盡孝養于先人今受吾子之奉
良有愧焉嗟乎夫人子之事親而無間于親心如此
斯其至性通於神明矣鄭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
呐不出口而急人之急然諾不侵生平主敬弗虧暗
室所謂火滅修容衣帶必恭鄭子有焉鄭子少修博
士業余與同學既而知天下將亂乃慨然盡棄其學
而以醫學世其家沈思篤嗜不二三年遂渙然不逆

於心湯熨所及沈痼立起一出而名重天下矣亂後
數年味道守真終亨時晦雖形依城闕而冥然有遐
舉之志故自畫其像單舸水裔類古通隱者流斯又
逸民之亞也昔宋學士濂修元史列名醫朱震亨于
儒林傳中豈非以其人不敢以醫命歟故至今稱為
良史若鄭子篤行似夏統貞默似申屠蟠而孝友樂
義則似郭原平嚴世期吾願異日珥筆作皇明史者
遵漢書京房故事為鄭子立兩傳分列逸民獨行中
也因為之贊贊曰

韓康賣藥女子知名夏統扣船風雨隨聲寶筏利時
玉函垂經吾聞醫理寔同相業若濟巨川女作舟楫

吾聞金仙寔有慈航普濟羣品是稱醫王則是桂耀
蘭世浮家泛宅者將與造化分工和緩抗席豈特郭
翻野人之舟陶峴水仙之遊也哉

楊曰補小像贊

其中溫良澤乎風雅勃顯竝隱耦耕于野山高水淡
千仞不下古之沉冥無復過者

吳佩遠琴書小像贊

一時玉人千古國器有湖海心食神仙字中路飄搖
風風雨雨名編鈎黨世推君顧共保歲寒松石間意
獅林廣運大師遺像贊

像教東漸異人輩出荷擔大道增輝佛日或假有為

以示神力樓閣湧現莊嚴瞬息飛走丹青虛空金碧
頓開化城竟躋樂國見者皈心砭愚祛惑五濁慈航
津梁罔極以茲誓願適然來集功成身逝不畱朕跡
身尚不畱况於勲德去來脩然義諦第一式瞻遺影
威儀抑抑智囊眼黃塵寰足白睦州現身淨名示疾
丰標儼在清風披襲

故宮保張大司農遺像贊

并序

於戲此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公靜涵遺像也公
勲德重于本朝風節表於今世篤行同於古人學道
超于先哲守身不二達尊兼三以是而往可以無憾
公殆所謂完人者耶余自稚齒即奉教于海內大君

子如倪文正黃相國諸公獨公則于世變後始獲交
焉而奉公之教最深且久俯仰二十餘年公畧其分
位忘其年齒而謬推挹于余故余銜公之知亦最深
非諸公所同也甲辰秋公寓書論道獎誦過當而復
屬余題故御史秦公大音遺墨秦公與余一見而亦
為知己余拊時懷舊掩卷太息不能已已不謂不四
五年而公亦繼秦公往矣而今復為公題遺像也於
戲遺臣故老身任綱常而泰山梁木一旦頽壞則故
國風流于斯頓盡避世之士無所瞻依此余之所重
悲也而况有知己之感乎而余更有所進矣昔所題
秦公之遺墨寔與其宗子燈巖氏者而今公之遺像

亦燈巖所繪也燈巖師事二公學問淵淵得二公之
精微求無忝其師傳故兢兢惟恐失墜如是又非獨
眷懷於存亾今昔者是非余之所能及也因為之贊
贊曰

特贊之貴計相之年博望之節曲江之賢西銘南軒
稱其學無盡無垢逃于禪在昔一人得一已千古而
今公則包舉數賢肩其全余昔辱公之教書聯六紙
而今復讀公與其弟子論學之篇雖稱小友于公者
二十餘載而愧未能究公之一焉於戲聞公之名四
海所共知公之心千載無愆而晰公之學則或同室
而茫然今繪公之像或以見公之容貌而因以不泯

公心學之宗傳嗚呼是像之所以為具瞻吾固知高山之仰不專而成而朝斯夕斯如炙羹牆者則公高第弟子秦氏之燈巖

吳江周長生畫像贊

孝侯伯仁俱生令子咸有父風史載其蹟于今為烈如遘音容維茲玉立脩然風貌令聞克從不墜家聲緬懷前哲亦將無同吾知其為忠毅之子上下千載而克振其宗者耶

張蒼睂畫像贊

寫像為顧生

拜石為丈水亦吾師高懷曠適五湖之滑仙癯鶴瘦伊邈稱肥交契雲霞性同鹿麋既絕塵而違俗嗣萊

民之芳躅亦抗志而尋幽從赤松以同遊棲託則竹
中高士漁釣則茗霅孤舟名成三影詩稱四愁引如
意以擎几耕東林之山疇折松枝爲塵尾而清談玄
箸弄鐵笛以自娛而聲遍方州若乃周郎顧曲桓伊
彈箏陸羽煮泉韓康賣藥既諸藝之能精亦千金而
一諾急病讓夷傾蓋垂橐嗟乎斯人爲善最樂于是
虎頭寫其狀貌孝穆頌以辭章傳神阿堵德隅不忘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八尺鬚眉蒼

徐次洲畫像贊

水聲潺潺松風謾謾彼有人焉絕塵高躅意氣欲吞
江湖雅志不移陵谷遡早時之盛事寔歲晚之孤芳

飛騰六藝豪蕩千觴釀傾次道翰輟中郎逸情雲上
高論風翔既感時以長往斯卷懷而善藏慕向長之
遣累學陸賈之析裝今吾舉似阿誰可擬伯珍樂潛
爰棲九巖修仁誠子不問園田景山中聖孝克逃禪
所謂懷文抱質而抗志箕山者非耶吾知其人無忝
家聲南州高士東海遺民

薛逸菴畫像贊

吾聞大隱在朝市李伯陽為柱下史東方曼倩浮沉
金馬隱于朝者也梁伯鸞賃舂廡下王君公市僧牆
東隱于市者也古人負絕俗之姿尚浩然之志正不
必憔悴山林長往不返以矜其高唯夷猶寓託隨地

可隱而其隱始大薛子逸菴雜跡塵坌之區而脩然
有塵外之致入其廬鑪香茗椀秩秩琴書入其圃藥
闌石磴修竹方池花藥盈階蔬藪滿畦彼非隱者能
如是乎昔薛公藏於賣漿家薛方終身嘉遯固世有
其人若逸菴者其能不墜家聲歟故觀其畫像湛矣
神清幅巾竹杖飄飄出塵吾目之為大隱而亦歎其
為先民

題瞻明宗子居士像贊

幅巾染衣欲掃塵跡孝克逃禪東林遺則似脩然物
外能息心乎淨域而不知其少壯之時飛揚跋扈文
章硯席故今觀其睂宇猶爾丰神之奕奕嗟乎吾今

而後知髯之逸羣角立傑出

業師鄭桐菴先生畫像贊

惟我先生今之商瞿出處默語以易為模終亨時晦
自履坦途峩峩高山具瞻德隅熙怡悅澤道勝而腴
而口欲無言目若有營者吾知其為易之憂患而不
敢忘乎故吾猗歟先生故國遺民斯時碩果避世之
士列仙之儒

故贈大理安甫陸公遺像贊

并序

人臣以身許國幸而際會休明身名俱泰不幸而畢
節致命以死繼之尚矣雖然難言之矣或秉國之鈞
或膺民社之寄而國亾與亾義無可諉或處禁近之

地任諫諍之職而事機迫人言與禍會則其死也所謂死于其官者也所謂不失其職者也若曰進退綽綽成仁取義則有間焉善矣歐陽子作五代史而分立死事死節二傳也若夫退休林下不縮軍國之柄而驟更世變死繫綱常暨身未離乎士林非有拾遺補闕之責而抗直不撓卒觸邪指佞以死此其死也重于泰山千古為烈成仁取義又何愧乎昔正德初逆瑾為亂流毒縉紳時陸安甫先生諱■初成進士無官守無言責寔未離乎士也而獨以直節忤瑾致伏闕暴死時論痛之以為公名父之子抱非常之才甫成進士或少斂其鋒鍔以需其大且遠者所得不

止此嗚呼是豈知公者乎以瑾滔天之惡舉世風靡
公獨不惜孱然之軀以捍之使天下後世知士氣必
伸有寧死而不奪者則公一身雖死而其所綱維于
萬世者何如也嗚呼膺滂遘節甫之禍對獄忼慨謂
死當葬首陽山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若公之死
可以當之矣然後可以列于歐陽子死節之傳矣然
後可無愧于孔孟成仁取義之言矣拜瞻遺像敬係
以贊贊曰

所絀者孱然之軀所伸者浩然之氣其爲氣也上爲
星辰下爲山河亘千古而靡替嗚呼陸公死于一時
生于萬禩

元鎮東儒學提舉朱澤民先生鏡容贊

并序

旌表貞節朱太夫人睢陽之裔也先學士文靖公奉
母純孝篤渭陽之誼與朱氏宗黨周旋無間居恒尤
喜稱說外家文獻故余小子童時即得備聞朱氏之
前言往行焉猶記崇禎癸酉歲之端陽朱太學汝梅
氏敬奉其先世所藏睢陽五老圖乞先文靖公題詠
五老者即宋丞相杜祁公太子賓客王公渙光祿卿
畢公世長尚書郎馮公平及兵部郎中朱公諱某者
朱氏即其後也於時歐陽文忠公有次韻五老詩白
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可以見之矣余時
年十二得觀五老之像瞻禮敬對不敢漫視又不能

釋手又五年戊寅先文靖公延先師以發先生授經于余館吳趨里第先師攜其先世手澤赴館復得見澤民先生鏡容及水亭圖余時年十七其為敬愛瞻禮亦同于五老圖因得遍讀諸名賢題識知朱氏世德之長不啻崑崙之源而諸圖之去而復來及再失再得或閱幾傳或踰百載而完好如新復歸世守種種神異不減張僧繇所畫天竺先生像者豈非名德精爽與世長存固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傳者乎癸亥歲九月之朔先師長君致一偕其羣從過余澗上草堂復出鏡容水亭二圖屬小子題冊尾再一展禮回首如昨而距戊寅歲已四十六年余今年已六

十二滄桑陵谷何可復言即先公先師捐身殉國亦三十九年俯仰今昔余與致一不覺相視泫然而尤幸世守之如昔也敬係以贊贊曰

偉哉澤民孝友之裔朱氏自唐名仁執者稱孝友先生居睢陽亦孝亦友克世厥

懿敦此大節蔚為名世文同三閭孝比參騫昔賢所

目公庶幾焉公不驚時時其舍旃入叅文苑出寄戎

索在所著績原本于學為仕為隱不愧不作存復同

初何遜灑洛公精于理學有存復齋集同初銘斷石著異摹鏡稱神於戲

偉哉鬱林後身公大父卜兆于陽山之原將營葬公大母夢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我宅吾將為夫人孫次日役者鑿地遇

古墓得一碣漢鬱林太守陸績之墓異之欲重掩而碣已斷碣旁刻六字曰此石齒人來換因重刻一碣仍舊瘞之施夫人復夢前偉丈夫曰再感盛德吾真得為夫人孫矣是夜

公生詳載公墓誌

居易堂集卷二十

頌

蘭白華頌

灾祥之于人猶影響矣易稱餘慶書曰百祥元精所
鍾人物交暢苟嘉瑞之瑰異斯懿德之昭融雖曰有
開必先亦惟積累後著非誠貫金石志通神明未易
邁也所以和氣洽而甘露降孝德脩而鉤星明人文
盛則雒如生政化醲則兩岐出莫不炳煥史牒昭耀
古今豈造物之爲矯誣寔人事之臻極致迨乎輓季
斯稱末流醇風罕覩于塵區故瑞應不昭于環寓殊
柯連理之木既曠世而無聞異畝同穎之禾亦百年

而若接况綴奇葩于萎葉茁異藥于枯叢華萼殊倫
色香絕代為書契之所未載亘古之所莫窺者哉癸
巳歲春二月梁溪高彙旃先生階除之側有枯蘭生
白華焉國香自然肌膚若雪鄙紫莖為間色豈綠葉
之常榮有如姑射仙人無異唐昌玉蕊楚騷香草未
覩形容漢武芳聲于焉賈絕產茲靈卉寔曰休徵原
其所繇蓋有自矣先生世季回之傳經紹文通之隱
德遵忠憲之庭範同萬石之家風篤行則媿董閭孝
友則齊張仲自解巾釋褐以至身縮銀黃位望通顯
逾涉廿載而外無異門內無異煙孝養温牀友于共
被吉祥之氣煙煜閨闈堂上二人同躋七秩居則極

養堂之歡出則盡板輿之奉非天倫之至樂人間之
奇瑞乎書易所謂是為不誣近者太夫人無疾而逝
先生痛念罔極養過乎禮以為柩捲弗御而繼志為
先警欬弗聞而視聽敢後于是恪遵治命手繕法華
冀四法之冥通俾重泉之夜曉染翰方畢而瑤華斯
見史云孝感不其然乎夫隱之哭泣則雙鶴警鳴軋
邕哀號而羣鳩環集至性感被異物徵祥已足再榮
安邑之槐兩寔廬江之橘况復修竺軋之妙諦拈調
御之洪文銜涕操觚比張孝始之精釋典薰心拂楮
若滕曇恭之睹佛光遂使黃葉含靈庶卉移性南陔
有草忽同咒鉢之蓮九畹餘芳竟成刻玉之樹香聞

十里暉暎三春雖金蛾玉蟬遜其芳麗長卿簡子愧
彼珍奇曼陀雨梅檀之林優鉢附貝多之葉無以加
矣豈新林墓側旅松百株孝政廬前生麻十尺之可
擬哉吾聞采蘭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二德兼修靈瑞爰臻故蘭薰與雪白同芳乃瑤草
偕琪花合體非行同曾史孝比參騫內行所孚無微
不格豈能使王哀柏樹爲田氏荆株也哉道叶庶徵
事窮往策歌詩滿于緇帙贊歎溢于同人聞風而興
敢忘斯義不辭固陋用垂頌聲頌曰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粲粲門子令聞孔彰循陔致養
陟屺弗忘孝德備矣神斯降祥皎皎白華曄曄其色

彼居之子馨香其德鮮侔晨葩直比瑞軼涅而不緇
服之無斃既纂竺墳遂覩雪珂優曇花現白業不磨
反枯為苑瑞草榮敷濯濯其英蓼蓼匪莪疑膚若玉
含膏如露偏其反而冰心霜跗萱背莫追椿景方富
禎祥不虛福流永祚

銘

書函銘

是非金人三緘其口曰戒之哉括囊无咎 是非金
人其口三緘曰戒之哉無易由言 是非金人三緘
為何言有枝葉興戎孔多曰戒之哉

竹杖銘

為楊明遠
七十壽

可與適道用之則行易傳曰堅多節老氏曰虛其心
不知老之將至何可一日無此君

雜著

討蠛蝨檄

病臥為蝨所苦
戲作此以討之

爾麼蟲蠛蝨者身慙蚊睫質細蟪蛄膜黃綠線索以為
生依附豪毛而自大聚族而處豈知蛾子之君臣遷
徙不常詎有蜂王之國邑紀昌善射懸之而貫心王
猛雄談捫之以揮塵固垢穢之滋孽實鋒鏑之餘生
將軍有血戰之功汝依甲冑窮士貴蠖藏之用爾處
袴襠厥有常居毋宜越境苟為曼衍必致侵漁故設
湯鑊之嚴刑重捕獲之功令十日大索五丁窮追爾

無捍茲三章人亦寬其一面爾乃頭足方具便爾鴟
張耳目未完胡然作孽慘人肌膚以爲樂吮人膏血
以自肥腹既果然貪饕未已形同混沌蹒跚可憎投
隙抵熾無微不入呼朋引類寔煩有徒時尋蠻觸之
爭罔覩蜉蝣之旦以鶉衣爲兔窟高枕安眠望毛孔
爲屠門朵頤大嚼但知口腹不畏死亾爾常噬臍人
猶芒背遂使緼袍之士手不停搔伏枕之夫臥難貼
席不耕而食徒知膏吻磨牙剝牀以膚自侈茹毛飲
血猶恨天衣之無縫生憎荀令之薰香嗜膚比于割
鮮矢口矜其食肉蠕蠕蠢動曾玷叔夜之龍章點點
殷紅時汙麻姑之鳥爪朗誦阿房之賦正如蒼蠅之

泄赦文僭登宰相之鬚何異妖狐之升御座罪維滿
貫惡極滔天誠罄竹難書續髮莫盡者也茲者渠魁
既獲斧鉞將施事急求生乞憐恨其無尾計窮就戮
大患以我有身或憤燃其臍或戲切其舌或咀其肉
以雪恨若劉邕之嗜痂或數其罪而甘心若張湯之
磔鼠然而未為合律不足蔽辜乃選五輪以為兵排
左車以為陣斂衽成甲褰裳作旗巨擘若博浪之椎
利齒同斬蛇之劍雷砲電擊風掃雲馳夫以槐安國
之巖城猶然馘醜兇離國之形勝尚爾犁庭况乎烏
合一旅之師羣居四戰之地裸身無蜣甲之蔽脆弱
無蟾臂之搏將視斬級功多衆擬長楊之獻獸血流

漂杆慘同雲夢之染輪仗我爪牙窮其巢穴無易種
於新邑必殄滅之無遺提湯趣烹殺之無赦

劾鼠文

鼠之為患害于天下也久矣或食郊牛之角而改卜
或食田畷之禾而薦饑此凶于一國者也或憑叢社
以為崇或踞廩倉以自肥此賊于一鄉者也或穿墉
以速訟或穿衣而見私此害于一家者也嗟乎鼠之
為患害于天下也久矣而空有迎猫之祀終懷忌器
之心遂致孽蟲跳梁罔知畏憚晝出而宵舞什伯以
為羣馳驅藻井之間叫嘯牀第之側篝燈則啜膏而
滅火旦日則冠幘而人言時銜尾而舞門亦去穴而

登木夫鼠盜竊小蟲也而為妖為孽狀非一端良由
小人道長賤人在位播惡於衆氣類相感耳故殺之
則福至縱之則禍生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也若
阿廢身係巨鼠而為君則十三年而隋亾李斯學倉
鼠而為相則二世而秦滅張湯捕盜肉之鼠具獄而
磔之則福流子孫中山王周南不應人言之妖鼠而
鼠自顛感以死不更彰彰較著乎吾今告之門神戶
靈爾捕爾誅毋令盜竊公行必用勦絕其命庶幾人
事安穩而家道肅清矣

絡野篇

垂死病中備極諸苦而所尤苦者有三物焉一曰蠅

蝨也一曰鼠孽也一曰庸醫也夫其人已百日沈疴
六十日絕食而三物也者更相為祟黷之不置使晝
夜苦惱臥不貼席求生不得以死為幸幸遭仁遇神
復延視息今將聚三物也者而訶問之衡其罪之輕
重勒成爰書蝨則殺之被中鼠則磔之堂下而使庸
醫薄而觀之以愧其心焉惟茲罪在尤重故以不治
治之也客曰庸醫固有罪矣然子以等于孽蟲無乃
已甚乎徐子曰唯唯否否夫蟣蝨以大被為阿房而
恣其作孽而所傷者肌膚之細微鼠以藻井為雲夢
而騁其畋漁而所損者不過服食之長物其于人也
非關死生殄軀命者也若庸醫則不然彼固以人命

為草菅而以藥餌為兵刃瞬息之間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聚者以散生者以死其視嗜膚穿墉貪饕盜竊之罪不萬倍乎以余論之蝨鼠猶未減耳客曰不然彼蝨鼠之作孽也皆拒之而不去者也若庸醫者非主人延之入室又何以至病者之前而以其妄術殺人哉若論其罪則子開門揖盜先尸其咎矣徐子曰唯唯否否夫二豎遯于膏肓則醫和束手疾病在乎骨髓則扁鵲亾去彼固自審其能否而知病之治不治也人之生命庸詎可忽其人既舉一身而委之而以彼為司命則當以能否為進退何不審其術不察其病美錦學製徽幸萬一卒致六十日絕食之人

復嘔咯血奄然竟斃也苟非今日之和緩起而救之則長逝者魂魄齎恨無窮矣庸醫之肉尚足食乎以余論之蝨鼠猶未減耳客曰是固然矣然子以人而等之孽蟲是亦有說乎徐子曰物以類聚之三物者雖為術不同厥罪亦異而其但知口腹之求不畏腰領之誅則正相類吾故聚而論之也何也乾沒一試徒以求食非蝨鼠之尤哉昔人云醫者之治病猶獵者之逐兔也良醫知病之所在故用藥省而奏功多庸醫不知病之所在而妄冀一効故雜投而罔功正如獵者不知兔窟而廣絡原野漫然馳逐卒致人犬俱罷而兔竟不得也因賦絡野篇焉其辭曰

厥有一人妄稱知醫鍼石矇然色脉罔窺意緒貿貿嘗若有爲坐不席屢言語支離問厥淵源不飲上池之水而啜蹄泔之泥昔人見五藏癥結今也締五色而目昧昔人見垣一方人今也與病者對語猶面墻而觸籬以六旬絕食之病氣息一絲而猶曰中有積滯也仍攻之以消導尅伐之劑遂令嘔血十一日而云徂是將以治葛續命稀苓引年烏啄療饑吾聞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以余之疾多而適逢其道幾乎而不化爲異物以歸夫造化之小兒我今賦此痛定思痛將以慎疾自警豈特爲庸醫殺人之爰書

醉言

貽王雙白

衆人皆醉我獨醒此屈子之所以卒沈其身也悲夫後世遂有以醉全其醒者既遺世而獨立而又不能忘於情計無復之逃於一醉亦可悲矣則其沉酒昏酣惟日不足者其心又何嘗一日而醉哉故吾觀阮籍陶潛其人未嘗不弔之昔人云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之不遇也夫士君子不幸而不能見明於時致逃於麴蘖其可悲寧止不遇之爲弔耶苟既不能忘於情亦遂以不能無所預於世君子亦將何以自處乎則其醉也吾恐其正同於屈子之醒也此君子之所以重知幾也雙白先生醉鄉之後人也吾故書醉言

以貽之

難客

徐子與客飲于草堂甚懽客曰昔子瞻性不能飲而所到必釀善酒以醉客身無病而嘗蓄良藥以應人之求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甘於酒吾為之酣適吾以為於酒則可矣於藥則未可也徐子曰何以言之請聞其說客曰酒以合歡以導和為利甚美若于藥稍誤則殺人其禍甚烈故不可也徐子曰否不然酒以合歡以導和藥獨不以却病以引年耶然皆非所以語於子瞻也在子瞻則釀酒飲客而已耳製藥與人而已耳造物產百藥以療含生之疾痛于

古論者未嘗以藥之曾殺人而并譏造物之生是藥也天生五穀以養人然病而誤飯飽而致淫者嘗立死則又當以飯之曾殺人而并憾天之生菽粟也哉子瞻亦猶是也即以利害言之酒之禍無異於藥且寔甚于藥其甚于藥又萬萬也古之天子以沉酗於酒而喪天下者有矣未聞後之人君有以藥療人而亾其社稷者也釋氏有大德比丘比丘尼脩行堅固而以一醉之頃盡破五戒者矣未聞沙門有以飲藥而破五戒者也何也酒者人之所甘故有既醉而強飲者藥者人之所苦故有雖病而猶不服者則其禍之大小懸殊不較然耶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

居身堂集卷二十一
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藥火也酒水也
故酒之爲禍嘗萬萬於藥也客無以應唯唯而退

書示馬生

傳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辯言亂政讒人罔極
此枝葉之言之在天下者也起羞與戎叢怨賈禍此
枝葉之言之在一身者也生當末流轉喉觸諱雖曰
子輿好辯而尼父則欲無言雖曰隱居放言而吉人
終歸辭寡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所以大易著括囊之辭金人垂三緘之誠也行矣馬
生勉之勉之

試墨

墨堅如玉石其光如鏡其色則嫌漆之白此最精之墨也即質果佳矣然不堅則不足以發其光光不發則色亦減是以劑之爲難也墨以煙爲體以膠爲用以捶劑爲學問嗚呼既善其體又有其用又得于學而有不盡善盡美者乎君子立三不朽于世亦如是止矣而况微物乎

目疾後五戒

壬戌初夏陡然病目淹纏六旬患生所忽病中檢點有此五端若危微之交理慾之界則休文之懺悔無一叔節之不惑有三久已信之寸心無煩銘之座右矣

居易堂集卷二
一戒高聲

微色發聲炎炎奈何不杜其幾其傷必多釋氏謂怒為無明吾恐其無明也

二戒努力

任過其力即左氏所譏不量力也凡有所過必有所傷一無所傷病乃得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三戒勞心

心過勞則神不寧神不寧則目不精明生於靜也晴日無風則加朗寒潭無波則自清

四戒多言

多言則氣散氣散則神昏爾其念哉昔我有先正其

言明且清不多也願以慎疾因之寡尤

五戒久坐

靜能勝熱兀然正襟似可却病然過久則鬱矣安坐
有頃繼以散步一室之內可語逍遙

論文襟語

偶閱一敘事之文謂其語句之病有六曰支曰複曰
蕪曰贅曰謾曰習然此六字不過因一時病而發非
古人曾拈此以評史傳者也今更細論之

支支離也然支離亦有二種有本可直捷而故為曲
折有見理不明說事不暢而依阿牽綴不可究詰
複重沓也然非如檀弓之沐浴佩玉非如史記伯夷

傳之非耶非耶貫高亭之泄公泄公項羽紀之軍鴻
門霸上賈生傳之長沙卑濕壽不得長非如漢書王
吉傳之吉上疏諫曰吉即上奏疏誠王曰吉上疏言
得失曰龔勝傳之勝稱病不應徵勝稱病篤勝曰加
以年老被病也此正史家妙境未易可幾今之所謂
複者彼不自知其複而複者也彼自以爲絕不複而
寔複者也

蕪襟也冗也荒也穢也若一望荆榛沙礫汚邪灌莽
不可耙梳芸治也

贅贅疣也或不知史家之斷落而謬添接脉之語或
不知其言說之既盡而更引已竭之音或忽著一故

事或忽見一成語自侈其博而愈呈其陋存之則甚礙去之若本無此之謂贅也

謾欺謾也誕謾也顛預大言橫加突出既非英雄之欺人猶遜名士之妄語寔不足增伊人之價而徒爲有識者所羞

習習套也熟爛也若言子孫則必稱箕裘堂構若言兄弟則必曰棟蓐墳麓自有一班到處填塞人謂如此則篇篇可用而我謂如此則一生止可成一篇文章也微乎微乎

扁鵲謂人病有六不治吾謂人作文而犯此亦六不治也故不嫌絮言以示學者

居身堂集卷二十
論文襟語

此文昔年不揣大効他山之攻點竄成篇者及今復加詳閱覺通篇是病竟至不堪指摘正如癘人遍體瘡痍痲疔又如廢地觸處瓦礫荆榛因復痛加攻治芟夷今始確然成一鉅文矣惟吾明遠即如今所改者勿移一字重錄付梓速將昔年灾木付之一炬始得耳不然則虛我一片苦心亦辜我十日之工也於此亦自喜學業長進見地筆力較之二十年前不啻徑庭直同霄壤矣獨望吾明遠之日進月新亦復相同更為樂事因以此文之病一一拈出如左

此文有三謬一曰體裁之謬人家行狀雖云件繫然

寔是敘傳中文須語其大者重者今逐歲挨排直是年譜隨地標題直是遊記失其要矣故今將醜縷甲子遊歷處必痛刪之所以無失其為行狀也

一曰段落之謬凡敘傳之文煩簡重輕有劃然不可淆者故每於繁瑣處必須一總題過然後再著其精神命脉處故有直說完一生而重新追敘其中一二事者如是始覺精神明了今乃從戊亥起瑣細紀遊及至都忽然中間著一段如許大文至辛未出都又復瑣細紀遊那有此序法全無斷制全無裁剪此段落之所以不明而精神面目之所以不出也

一曰行文之謬段落既失未有行文俊快者然或煩

簡輕重有失其宜或頭訖呼應未能得當耳未有如此半篇之中而連著四段府君曰幾許說話者自古史傳中無此行文之法如此則散緩癡重筋不束骨絕無生氣矣其餘沓拖重複不可究詰故痛刪之夫文猶人也人不能行則尸居視肉文不能行豈成其為文哉

此三謬者寔本四病一曰稚也一曰襍也一曰蕪也一曰陋也稚則必襍襍則必蕪蕪斯陋矣何謂稚不老成也老杜句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惟能老成故無遺恨也此文有一好字可入者必欲入之一好句可入者必欲入之一好事可入者必欲入

之斯稚氣也而襍矣蕪矣陋矣譬如織者錦綺布帛
並重於天下若匹素之內而為錦者入焉為純者入
焉為緋者入焉甚至為絺為綌為褐為罽者亦入焉
見者無不唾而棄之斯為天下之廢物矣亦猶之乎
醫但知其藥味之美而必欲用之而不知此方之內
必不可入此味又不知既用彼味則必不可重用此
味則必至於殺人矣以是言之究竟四病總繇於一
稚也

論詩襍語

吾於詩學未下苦功故每不敢易言詩然詩文一也
其體則異其理則同今姑就吾之所見淺而言之何

如

既賦長篇首重章法若章法未善即字句極工要未
足以登作者之壇而章法之失亦有二段落不分前
後舛午失在步驟純駁不一雅鄭襍陳失在體裁二
者皆章法之病也不可不審也余嘗謂作文有四鍊
鍊字鍊句鍊局鍊意有意而後有局所謂鍊局者即
章法也而字句之鍊詩視文爲尤吃緊然非必組繪
雕琢然後爲鍊有極淡極真而極鍊者更有極散而
極鍊者亦有同一字義而用彼則鍊用此則不鍊者
同一句法而於此則鍊於彼則不鍊者不可不審也
要在心知其故耳

卷之二十終

侯齋集得之濟南李氏為其門人潘次耕
編校先生有清逢民卷首序例皆不假時
賢品題觀其誠子書志行史可想見詩志
題跋吾尤欣賞云

函體變後十六年丁卯秋初固安劉



予荒陋不敢言詩文然後 先生文與其序
例有以知其言之長也溫葛峻摯不徒以文
美世傳選部竟罕有錄者何哉



誠事無謂也一乃既在無光於世則
已推其誠以爲誠力竭地故其民皆
才其國不故其家其誠以爲才其民
德新誠誠一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誠其物巧其也

德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德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德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德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德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居易堂集外詩文目錄

書

與楊明遠書二首

與葛瑞五書

與朱致一書

與姜奉世書二首

與華山確菴和尚書

尺牘

與吳瓶菴

與楊明遠五首

序

靈巖確菴和尚五十壽序

記

西山勝景圖記

書後

題遺姜奉世史記書後

題跋

題白雲帖岷圖

誌銘

姜如農給諫齒墓誌銘

古體詩

朱致一徒步至山居楊明遠亦至乃分韻賦詩

井序

今體詩

園橘初實

輓惠孟仁三首

題仿洪谷子山水

題畫雜詠五首

居易堂集外詩文

書

與楊明遠書

爲良友効筆削於家乘此自千秋之事詎容草草旣已卒業作
札報兄有三大快焉甫翁行狀本是弟昔年所定今復閱之有
不容不再刪潤者今者不惜數日之工盡知竭能字櫛句比爲
兄削成真可謂毫髮無遺恨者今而後真不朽之作矣今而後
始知吾學問文章視二十年前不特不落而且有天淵之隔吾
之立言果可以傳於後世此一大快焉承兄命幼兒代弟書冊
幼兒書法雖復不惡時爲好事者書扇書牋若此長篇大章卷
冊等件實尙未試筆恐未能勝任愉快今爲通家老伯所委連
書兩傳二千餘言第一篇固佳至隱君傳則尤佳殊不辱長者

之命竟可勒之貞珉者則其書法不啻跨竈矣此二大快也良友重委殊難塞責前者既已奉諾然殊恐其中或有未盡中心惴惴今者一一皆可仰契尊旨且可爲世好通門千秋佳話一旦完來如釋重負此三大快也故日來弟當極憂愁饑餓中不覺喜而起舞未知吾兄展卷時又復如何也有此三大快今亦須以兩事屬兄一者卽悉如弟所改勿更一字錄一篇來更以吾所刪改及總評語勿有隱諱一示諸郎君俾後生輩知此老於文章學問果有一得更俾知此老於乃翁眞爲益友也一者幼兒書冊若果以爲佳乞一示里中同志知書者更一示勤中昆玉及家仲請其緒言以激賞此兒也未知尊意以爲如何臨楮翹企不宣

垂髫定交至於垂白回思先公與隱君時及今吾兩家子姓時
逾卅載人歷四世而心期益固世好益敦此不特友朋佳話實
人倫瑞事也則吾兄周甲之慶不肖弟能無一言之頌乎獨是
性既懶廢事復牽率日復一日如許後時拊分自責良可怪矣
非真知己量之有素其能寬之末減乎茲者撰成不腆之辭裝
成卷軸敬致左右惟吾兄鑒其積誠宥其後時雖或未足揄揚
盛美自必頷而存之不麾之門外也外一扇乃幼兒塗鴉亦以
申敬惟一并笑留至荷至荷幸甚幸甚近履多福闔宅餘慶不
勝瞻戀計獻歲益臻新社受經臯比當益如林種種關意統希
示慰倘歲首能如昔年故事鼓興惠然則樂不可支也衷言如
縷另陳別楮種種俯電幸甚幸甚

與葛瑞五書

山中人呼梅爲驚蟄花前札訂梅花時見過月初卽望惠然而
春來雨雪風寒當復阻人遊興今梅已落矣恐過晤又不果也
悵悵比來計道履佳勝爲慰吳子兩岑有道之士也雖寄跡市
廛然多孝友大節實有古人之風向與玄恭極善近與弟亦稱
莫逆渠有新刻二冊託致左右意欲求葛子破格推愛贈以一
言榮於華袞矣渠之見託實在前歲去春夏則以弟未完尊傳
不便相聞旣則日望道駕之臨可以面語故蹉跎至今而每一
晤言或片札相聞必屬及屬必再三渠遍交聞人而以尙未一
識葛子爲悵遍獲聞人篇章而以未得葛子一言爲悵則其人
可知矣故弟亦不吝爲破格申請特託鄧元哲齋書代叩惟俯
炤之昨見錢礎日選本有拙著葛子傳不肖弟雅不欲以賤姓
名梨棗傳布凡拙文有梓行者皆用方外之名三十餘年如是

只如南嶽碑銘序言皆然葛子知我知必俯晰微意能札致礎老改刊方外之名則佩知我之德不淺矣又近聞今之所謂史局至不欲爲死節諸公立傳則世網之密忌諱之多可知假如尊傳中距守赴義等字樣似亦未便前謂尊傳竊附名山之藏未必汲汲行世故耳明哲君子必有深見惟裁示之弟實懦夫或有過憇知能鑒諒也不宣

與朱致一書

入春又復兩月惟日翹望玉峯見東來紫氣則知大君子之福德與日與歲俱增也遙賀遙賀茲有切啓者幼兒今年十五齡矣意欲令之開筆課文而俛俛無從當今人師經師惟吾兄一人且弟之所心注必欲令兒曹景行者亦惟吾兄一人前歲不度不量至欲仰攀道駕往臨家塾此旣斷斷不能然私心仍必

欲令兒之執經座下今有先輩時制義五冊欲求吾兄爲選定付之課讀且求逐篇於轉承開闔法脉肯綮處一一批出不肖弟奉以周旋以啓誘此子知吾兄之所弗吝弗拒也昔人有欲從其師而不得卽從其門下高弟轉相授業或有一人受經於老師而轉以友教天下卽此意也幸甚幸甚不能躬親請事拊時愨然臨啓翹誠知荷深鑒幸甚幸甚

與姜奉世書

昨者惠然偕青老見過劇談快飲具得讀青老近著幾年來無此樂也慰愜懷抱又何可言弟過承載酒且餽蔬精腆大費物料殊爲不安耳石刻書後重書一過馳到遵命勉改一二字然有愚鄙欲一進之者夫兢兢不忘其先人之手澤而必欲壽之貞珉非加於人一等乎年已強仕讀書百遍期必成誦質疑問

難如不得已非好學乎以有用之才而屏處山澤不試不仕非
隱居乎此皆道其實而非諛況此自爲文之體足下可無庸心
於其間者何足下之必欲僕易去之也今之人無其實而好虛
聲惟恐人之不譽己固是大病然若矯枉過正正恐過猶不及
惟足下鑒之耳昔郭林宗談獎人倫稱詡來學如雨中危坐甑
墮不顧又何足數而被以話言與之品目一時興起蔚成名士
二者交美竝耀史冊千載以來未聞病林宗以好諛人而病茅
容孟敏諸子以好譽己也君子樂道人之善獎成後進惟恐不
及自是其性分中事在善承之者因其品題勉思豎立以不負
弘期可耳未聞必不欲一言之見稱而以爲得者或者僕非其
人乎則吾不敢知矣辱在世誼過荷謬推苟有所知直抒胸臆
惟足下鑒之耳幸甚幸甚困學樓額亦書到并炤不宣

其二

德被存歿誼同高厚不佞惟有感欲死痛欲死而已家人頂戴
實同此情枉唁戚友靡不感歎若華氏昆仲子姪及潘次耕尤
稱高誼至隕泣不止也則僕之銜結可知矣僕以子然衰老遭
此意外慘酷亦萬無可生之理昨別後卽擬尺素略申哀感而
無如五內崩裂哀傷迷眩不知所出申紙不能作一字昨手翰
反先之尤增悚息然知在憫鑒也此刻亦欲一札謝震老然痛
迫意竭只索擱筆臨楮長慟不知所云奉世老世丈真知己古
人五月十一日未刻期服枋頓首頓首

亡兒過辱謬知有加無已前承賜商云云此自友朋千秋至
誼然僕實有鄙懷癖見斷所不敢承此自素蓄積或未甚悖
然當如此千秋高誼唯應婉辭固謝豈容如此逕情而談此

眞所謂直而無禮矣此亦垂死之老哀情眩亂之所致也惟
知己曲宥之可耳臨楮泥謝不宣又行

與華山確菴和尚書

法門止足之誼世外金蘭之交謬辱心期三十年如一日則不
肖弟之所欲伸頌於左右者情復何等乃昔春初度緇素雲臻
所以稱寶掌而祝無量者踵趾相躡土室廢人自不敢隨時旅
進然一言之頌其何敢忘惟是懶廢愈甚益復後時計知己能
宥諒之於形骸之外也茲者課得一序佐以拙畫少展寸敬聊
供破顏雖知支叟曾訶王濛之詞然計了元不卻子瞻之供也
幸甚幸甚敬令兒曹奉齋禮足以代躬稱祝其長壽之縷春屬
積誠一扇塗鴉幼兒私覲統惟笑留乃切道愛幸甚幸甚

尺牘

與吳瓶菴

芝蘭一幀草書一幅奉爲掌珠稱賀惟笑而留之至荷至荷外
委瓶菴序如命課就書絹幅完到雖復遲遲然撰寫實非草草
者或可以答知己也知弗但悵其遲耳笑笑前二扇偶未能書
另書蘭扇二握奉上書法實佳卽拙筆中亦所少識者自能賞
鑒也

與楊明遠

歲首不得吾兄一晤言則甚悵昨特作札致兄復值他出不得
一批答則益悵觸緒增懷臨風惘惘如何可言向者每歎文章
之難不特能文者絕不可得卽一可與言文者亦絕不可得近
復歎友朋之難無論緩急有無者不可得求可以披情慄話愁
苦者尤不可得望兄一晤言望兄一批答實欲話愁苦也如何

如何

其二

竹林之遊近復如故屢札所以未及者苦無以報兄也卽果如來教尙有格格弟豈以私而廢公乎吾明遠何淺之乎爲丈夫也笑笑

其三

自兩月前告急尊前促畫值之後亦幸不甚饑所最苦者中外無一力如此酷暑中兒婦一身肩任最苦最勞之事此則老懷怒如早夜不遑冀欲有以稍紓此苦者也至友如吾兄當喜我賤體之粗安而又當攢眉我之家無使令也如何如何一月以來未免有駭耳驚心者蓋自愧受福過分卽吾兄處境亦自同人所少者吾兄但能遠觀別處之天變何不近覽目前之人

事但能知足觸處而生喜心愧心則無往而非好境界矣何至如尊札食少心煩種種云然也不肖弟雖處極苦極窘中然益自恬愉益自閒適所願進之於左右與我老友共之不敢獨享此味也如何如何弟於家間所最喜者兒子兒婦織悉稟成今將經歲矣而室中不聞一語不聞一聲也吾至友當亦爲我慶忭耳

其四

三四日前偶得一友朋詩卷全本讀之幾乎下拜乃知亂世壹鬱奇才輩出吾輩足跡不逾閭閻見聞不過二三而妄自高大幾幾夜郎不知有漢矣讀其詩旣甚歎服又甚愧恨弟自留其詩卷俟我盟兄來同爲欣賞也如須畢竟不起弟爲之一哭而慟嗟乎當今之人求如許才情如此風華者亦豈易得卽如眷

眷於弟而極口獎許亦豈他人可幾已矣天下復少此人矣吾
黨復少此人矣故展轉痛之甚也盟兄已曾去一探其喪乎亦
撫棺一哭之乎卿墅父母在此喬梓曾一晤言否人生於死生
之際自是不容漠然兄與如須氣誼不薄當亦同弟之傷悼也
今聞卿老將移家吳門以撫如須之孤寡此亦甚善庶幾吾輩
友朋之責略寬耳拙文一篇就正喬梓其文頗淋漓湊泊故筆
不加點而成者雖未知文生乎情情生乎文然差足以見吾胸
中之懷也弟生平以友朋爲性命況生死之際耶兄覽之便可
見矣兄所言五十金義盟已曾舉事否倘已就緒幸挨次卸會
爲妥總是第一會要還徐昭法也昭法之苦已極固不可與他
人同例耳然乎否乎兄爲我借百金後弟又稱貸五十金矣而
五十金已如湯沃雪不知去向奈何奈何數日以來無所事事

偶翻韓集見其當時以饑寒乞憐於當路投詩獻文靡所不至
嗟乎孰謂韓子而若是耶吾輩雖饑餓固不忍爲此態也雖然
韓子之時又不可與今日而語東漢趙元叔云寧饑寒於堯
舜之世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楊子勉乎哉吾兩人其共識之
吾所願則學趙子也別後月餘兄於家中何所作爲今既不出
遊自當潛心學問時日易失而難得人生非金石不可恃倘強
壯之時不努力爲之使異日雖死而不死當大命既臨妻子環
泣之時則噬臍寧有口耶一年之內所不意其死而忽然以死
者數人時賢中如萬年少姜如須弟手足中如協季先兄皆是
夢想不到者人生大都爾爾豈有常哉弟因此感觸故益岌岌
栖栖惟日不足總之此生有一日則盡一日之業孔明云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卽隱淪山墅亦自有事業不可不以此志自勗

也如其不然偷飽苟溫無所用心於禽獸何異哉

其五

尊王父傳弟何敢一刻忘之時時在心亦時時以他文試之然
尙非作傳手姑徐徐俟弟胸如武庫筆如峽泉一瀉千里然後
與尊王父作傳始可一出而不朽矣若他人有見委者弟不難
立就至如兄所委便不同況又重之以先世大事耶事固有輕
重難易非可一概作門外漢語也弟與兄何如者而於此有飾
詞有吝色便非人類明遠以後倘再語及此亦非知己矣亦非
文章當家矣奈何讀史事已畢一遍弟復將從頭重新看起史
記兩漢又復看完七月半後至今別有所經營遂不復翻閱然
所經營者亦史中事也今已有成就者俟兄來亦要當面就正
弟總是終歲之內無多空過之日也

序

靈巖確菴和尚五十壽序

立於千載之下而吾之道有以超出於千載之上非亘古過量人未易語此昔也吾於退翁老人見之薄海內外知與不知翕然宗仰雖或道大莫容究之如仰日星而漸摩於春風時雨之中與之俱化退翁其夔乎不可幾哉退翁既往其道長存確菴和尚復大其緒俾前人風規於以不墜亦未易爲一二言也退翁嘗言佛祖出世道高千載普濟羣品亦不過救一時之偏藥衆生之病而已時節因緣方便接引正如熱者療之以清涼之劑饑者飽之以美滿之食以身爲教苟當其時則維摩之一默無異子輿之好辨吾迴環於老人之言而益心折於確菴也當今之世門諍堅固天下惣惣淪胥舌波城府深密牢不可破而

確菴獨能以無諍三昧處之夷然不屑見者意消而天下無復事矣蓋以無諍之度越尋常何啻吞若雲夢者八九直如金投大冶水入滄溟確菴今日殆庶幾焉故其於世出世間無入不自得而世出世間接其馨欬瞻其眉宇亦有若坐春風而沐時雨者所謂無忝徽音克明師匠非確菴其誰與歸卽余之無似落落寡合三十年來孑然孤立而獨與確菴稱人外之契久要無間幾於雷陳非僅支許也戊午歲春確菴始稱五十余故介一言以爲壽夫寶掌之年百齡爲穉自初度以往彌高彌劭其道愈光將不特無諍於有諍之際抑且無諍於無諍之前而復其所詣爲不可思議將見大地山河盡爲清淨莊嚴之域而谿聲海潮無非讚歎確老其坐而進之矣是爲祝

記

西山勝景圖記

上沙在太平靈巖之間其地最勝多喬林古籐蒼松翠竹與山家村店相掩映真畫圖也一澗潺潺水周屋下時雨既過則奔流激注如雷鳴澗之所出自爲一村余草堂在焉軒窗四啓羣巒如拱空翠撲人朝霏夕靄可臥而遊又不假少文畫圖矣其吳中諸山惟竺隴多幽深之致一入隴中迥然絕塵山鳥山花若與世隔昔文文肅公築廬於此亭館泉石標奇領異中則有釣磯石屋外則湘雲渡仙掌峯而石橋跨於澗上石幢峙於波心此又招提之勝概矣

靈巖固吳山之鉅麗也一登涵空之閣陟琴臺之巔多奇石多古蹟騷人憑弔資其風雅山遊士女諮爲故實每當歲寒積雪尤爲奇勝瓊林玉樹與琳宮瑤館爭晶瑩於碧霄翠靄間恍疑

洞天上界也

天平泉石之勝甲於吳山自陟山麓而上龍山多石夾立中通一徑而老樹蒼籐每於峭壁危峯之上扶疏蔭覆使遊人步步可以憩息而最勝者則蓮華洞也其蹊徑之屈曲竹樹之葱蔚誠有所謂善畫者莫能圖也

華山爲吳山最勝自初地登峯頂鳥道屈曲崖樹交柯綠陰覆道昔趙凡夫朱白民兩隱君爲山靈一開生面凡夫有摩崖大書白民鑿一鉅石爲接引像至今猶標勝山中云

天池在華山之幽四面皆石壁巉巖嶄嶽羣峭摩天中匯一池遙望絕壁四圍蒼翠樹石參天谷鳥翔鳴溪山悄然真殊境也七十二峯閣在潭山之麓背山面湖一望而七十二峯之勝盡在目矣至若煙雨空濛波濤澎湃咫尺千里正如魚龍變怪倏

忽出沒不可方物每遊必盡其奇吾不能爲形容也
過虎山橋爲龜山龜山之麓直接平地夾岸榆柳遙望水面有
物如螺浮廟墩也長虹縹緲如綫銅坑橋也每風恬浪息湖光
如鏡則孤帆出於天末遠山浮於波面一覽於此真移我情矣
陽山之巔多鉅石此則兩崖對峙如闕故名箭巖箭巖之上有
浴日亭東則有望海觀日出西則俯太湖觀落照此浴日之所
由名也余而立隱居於此嘗見雲海之勝一世界無非白雲變
態萬狀真幻觀也

陽山爲一郡之鎮亦稱四飛山山之半有支公道場古文殊寺
寺前有臺上卽長雲峯也拔地數丈雄偉磅礴石罅中多雜樹
丹黃紫翠四時不凋以掩映於蒼崖碧巘間亦奇矣
山不得水則不雄若虎山橋在二堰間巒翠浮空波光極目一

石梁跨之正如長虹天矯橫亘碧落而梵宇臨於山巔一從登眺不復知此身之在塵世矣

吳之山惟玄墓最奇背壁面湖又以梅花爲香國山蹊水涯無非梅者今聖恩鉅剎金碧照耀與湖山爭勝亦諸方罕儷也

書後

題遺姜奉世史記書後

姜子奉世好讀太史公書其鈎深闡微有非今人之所能及者嘗相對豎義出其微言老夫亦謹避三舍余因語奉世自古通人能知史記者鮮卽子瞻亦獨宗漢書惟鄭夾漈則熟精史記謂迴非孟堅可擬余固有史記癖自謂夾漈後一人今乃復見奉世此不特遠過今人矣奉世所見甚精而獨深契余書後二篇因令兒曹繕寫以遺之知研精之餘當復有起余也刮目俟

之

題跋

題白雲帖吧圖

長蘆簡公嘗語余曰某早歲出家遊方之外顧明發之懷未嘗少間昔須闍提太子割身肉以療父母睦州陳尊宿織蒲履以養親緬懷古人實切自愧惟無己之思如一日耳余因作此圖以貽之仰望白雲陟彼帖吧聊寫其思親之彷彿孝子之身終此以志也昌黎云有墨名而儒行者則進之世出世間必有知此圖者

誌銘

姜如農給諫齒墓誌銘

山東萊陽姜貞毅先生成崇禎辛未進士筮仕儀真令以卓異

授禮科給事中建言廷杖謫戍宣州衛世變流寓吳門癸丑歲
年六十七卒於吳門治命諄諄必葬戍所不復返骨故鄉先生
之心亦可悲矣先生二子安節實節謹奉遺命卜葬宣州之敬
亭山成先志也初萊陽之變先生贈公諱瀉里以諸生嬰城拒
守城陷不屈死先生臨歿作易箆歌自傷不能從二親之邱隴
言尤惋痛天下悲之先生被禍既酷而家國繼變萬死餘生年
未六十齒皆脫落先生有二十七齒僅存三齒落二十四齒安
節實節平時襲而藏之既葬宣州而痛先生之臨歿悲歌思二
親之邱隴於是復奉遺齒歸瘞萊陽贈公之墓側庶幾先生之
心乎噫爲可悲矣先生諱塚字如農私諡貞毅長子安節移家
廬墓宣州次子實節仍居吳門先生之葬敬亭自有誌此爲齒
墓既忠且孝是宜銘銘曰批鱗不折折檻不懼齟齬齟齬穿齧

居易堂集外詩文
三
缺齿睢陽之碎萊陽之脫浩然先生惟剛者存全而歸之庶幾
從親

古體詩

朱致一徒步至山居楊明遠亦至乃分韻賦詩

并序

致一表兄爲吾師以發朱先生長公結髮同學心期如
一乙酉之禍先文靖旣沈身於前先師亦相繼畢節兩
家孤子瀕死流離隔絕五載己丑臘月致一徒步至余
山居余兄弟悲喜不暇兼招明遠楊子過敘明遠爲先
師先文靖門人亦同學同心者握手痛涕斗酒相樂因
拈韻賦詩以寫我憂嘉會難遇不無別離之感也徐枋
序詩曰
故人生死別六載同零丁今日得握手絮問百事并欲言不成

語欲泣還無聲亂離易感傷況復爲弟兄坐對無次序讌言略
逢迎有時擁夜被寒月空庭生情語相慰籍一笑落木榮笑已
終悲歌霑淚徒縱橫時事多愴意非復矜醒清靈均仍楚官魯
連甘秦坑胡爲余小子身重髮膚輕所以戀微息猶睇東方明
漫漫既長夜何自荒鷄鳴秉燭追古人中心嘗京京日夕敢玩
愒該討萬軸傾多書比傅迪好古豈老彭抽書分韻腳慘淡殊
經營高吟學梁甫作賦還楚儻悼亂王仲宣詠懷阮步兵努力
歲寒期哀哉君子行

今體詩

園橘初實

庭柯欣結實佳果更怡顏葉密新苞隱霜高摘顆班歌能追楚
誦樂不減商山獨立歡相對摩挲去復還

居易堂集外詩文 十三
輓惠孟仁三首

當年握手在濠梁俯仰千秋意未忘爲誦莊生齊物論嗒然一笑等彭殤

故人零落竟無餘拊景懷人悼索居昔哭張君曾一涕豈堪君又去籛廬

不能磨鏡漱魯酒且與招魂賦楚辭葉落蛩吟助哀思爲追夙昔淚如縻

題仿洪谷子山水

蓼雨蘋風興不孤渺然幽思看江湖生來未識玄真子看取煙波一釣徒

題畫雜詠五首

青山綠水絕紅塵桂楫蘭橈好問津自是奧區都壽域仙癯處

處樂千春

青田白羽九天來直下層霄步碧苔道是薛公傳阿堵不知丁
令海山迴

高松謾謾鶴翩翩芝草離離茁玉田學得長生喜偕隱繇來山
澤有癯仙

歷落山家對翠屏蒼茫水色接青冥片雲低渡溪橋斷野老扶
筠曾幾經

澗水遙從天外來穿林漱石自徘徊四圍山色渾無盡百道泉
聲亦快哉

長洲徐侯齋先生高風亮節卓然千秋所撰居易堂集二十
卷吳江潘次耕爲之編校余嘗讀其文嶢然如冰雪猶想見
其爲人集首自定凡例十一則於編集宗旨論列頗詳謂合

計全集凡爲文八百餘篇今刻本所載僅四百餘篇知其遺佚者多矣遂有輯補之志迄今十年僅得集外詩文二十九篇中如與楊明遠朱致一諸書皆立論卓越與集中諸文相類知非出先生所刪或爲次耕編校時所未見者耶今錄爲一卷附諸集末猶冀世有好事者踵爲增補庶先生之文不致湮沒無傳則幸矣丙子仲春原籍秀水吳縣王大隆謹跋

跋

往讀甘泉鄉人稿知侯齋先生遺集流播甚少雖不盡如顧千里之言失傳於世然書刊於康熙甲子板藏潘氏潘氏中落輾轉失守至嘉慶乙亥趙筠始復得之捆束塵積闕佚蝕損蓋此百餘年間絕未印行故以顧千里之嗜書而亦未嘗一覩也今流行者多趙氏補刊本此猶是康熙初印余友秀水王欣夫復搜得集外詩文如干首附印卷末是真顧錢二氏所未獲覩者矣讀之者其能無引領澗上草堂而興山高水長之思乎丙子春日海鹽張元濟

計全學凡爲文八日備滿今刻本所載係四百餘種其
快者多矣雖有疑難之志迄今十年得復其真立二十九
卷其間與前明意文校 諸書其立論中與中語文世
春曰新盟邦元齊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矣歸之者其強無傳贈歸王草堂而與山高水鏡之思平丙子
野野樂於輔交城于省朝時等次其真蹟每二更刊未幾則香
燕行香多飲刃醉肝本此餘景東烈時明余又委水于知夫對
百籍乎聞錄未印行始以顯字甲乙部書而亦未嘗一照此今
轉尖守至嘉慶乙亥歲歲歲對對之歸東與蘇關於麟哥蓋池
里之言尖聯外世然書肝外煎煎甲午對蘇燕刃部五中茶謝
并請甘泉嶽人請賦刻徵式半書集而翻其少繼不蓋假題午

題